春秋

立雒鏡宗

口 12
3012
6

3013
3

春林花月

彰化縣

門 口 12
號 3012
卷 6

春秋統宗

古吳 陳仁錫明卿父 較閱

古潭 劉肇慶開侯父 參訂

魯隱公 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

攝王國事

己未元年 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三王述而不作者也

春王正月 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朔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則仲尼削之也

昆私盟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附庸之君）盟于蔑（魯地）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爲事而刑牲殺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蔑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

夏五月鄭伯（莊公）克段于鄢（鄭地）

書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書鄭伯譏失教也不言出奔難之也謂之鄭志

○胡氏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嬌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與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

此王室下諸侯之始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以車馬助喪

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須絶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咺音烜

壞音怪

分去聲

此參盟之始

九月及宋人穆盟于宿

胡氏曰盟以結信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累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邾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妄在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此私交之始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于魯特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

此外交之始

明戒也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賤而不與正其本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書會戎于潛譏之也

胡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也是故以諸夏而親夷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夷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戎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猶

此盟戎之始 春秋譏唐之盟垂戒逖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請盟故復脩戎好

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不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容丘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

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於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

逆女非其人 綸音須魯女履綸所逆者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履綸紀大夫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

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綸逆女以志變常衆妾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紀日食三日不言朔蓋日食晝晦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密邑名在莒地

以子係紀則非其爵以伯繼子又無其國此缺文也故史曰子吾亦曰子史曰伯吾亦曰伯

二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鈞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春秋於周

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嗣子居喪命賻非其時大臣專政由命非其分賻者附

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

周鄭交惡 附

左氏曰鄭武公桓公子莊公武公子爲平王卿士王卿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王貳於虢王欲分政於虢公不專任鄭伯鄭伯怨王王

交質則周鄭等耳溫之麥洛之禾宜其稱載而不稱取也

日無之故周鄭交質易子爲信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兩相疾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明則彼此相知恕則彼此相諒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谿沼方池也沚小渚也之毛毛草也蘋蘩蘊藻之菜蘋大藻也蘩白蒿也蘊藻聚藻也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足曰錡無足曰釜皆竹器有足曰釜皆鬲屬潢水行潦流潦可薦於鬼神可羞進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

有行葬洧酌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穆公卒弟殤公立

左氏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付托於孔父使立爲君也曰、先君舍與夷殤公弟而立寡人、與夷穆公子宜立宣公以穆公爲賢故不立其子而特立宣公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群臣言不以君爲君不立與夷也公曰、不可、先君以貴讓、能賢也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辟殤公庚辰穆公卒、

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

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

胡氏曰、諸侯土地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當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不請於天王、以

此伐國取之始也

正疆理而擅兵專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稱臣弑君臣之罪也

左氏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厲戴皆謚雖爲莊姜姓也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賤而得幸日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定緣寵而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六者皆逆理事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六者皆順理事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

硜使告陳曰此二人去實弒寡君敢即盾之州吁與厚皆被殺

先王制爲遇禮以遠近分賓主

遁丁歷反

乃老、石碏乃告老致事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釐如治絲者而棼之愈見其亂阻兵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特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夏公及宋公殤遇于清徐邑不期而會曰遇。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是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畧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

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棄政遠事逸遊僞伯之患言不見納又從而

者四而皆書及書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特書觀魚譏之也

左氏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祀典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

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之閒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日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別行伍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廟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國之職非諸侯所宜觀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總構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公大設捕魚之備觀

桓無考之猶可隱公考之何居適音嫡爲主聲

觀之。遠地也。矢亦陳也當他境故曰遠地

九月考仲子之宮

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揖讓之實辨矣。桓公篡弒之罪昭矣。

初獻六羽　不曰佾而曰羽者佾于羽之總稱也

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

冬宋人殤伐鄭莊圍長葛

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甚亂臣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此書圍之始

和而不盟曰平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易爲納成於魯以利相

結解怨什仇離宋魯之黨也

冬宋人取長葛

春秋書宋王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於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

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非禮之常所以書也不歸宗國而歸于鄰

讀音希邑名

以全婦道也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城中丘爲將伐邾也

夏城中丘 魯邑

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

秦詞致討曰伐

秋公伐邾

魯爲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味音篾此周聘之始亦戎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胡氏曰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匊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脩方伯之職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爲狄所滅則有由矣

鄭伯請以太山之祀周公公以太山之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宛鄭大夫

胡氏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

祊易許
祊音崩

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祊近於魯許隣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宋衛欲輸東門之粮而約齊侯與鄭於壇坫之上

秋七月庚午宋公殤齊侯偉衛侯宣盟于瓦屋宋爲主盟

交齊侯欲爲平鄭之事而偕宋謀以牲歃之末離盟變而爲參盟兩黨合而爲一黨

約於妣反
質音致
繇音由
乾音于

胡氏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詐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則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

此見天人之相感

事于付反

纂愛養斯民之意

隱公于此不能制之

及其勢成莫制而有鍾巫之變

兵音恭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夏之正月也大震電此陽失節也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陰陽失度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凝公子羣之讒兆矣鍾巫之難崩矣

夏城郎

左氏曰夏城郎書不時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今書夏故曰不時

十年夏羣帥師會齊人 偕 鄭人 莊 伐宋 殤

羣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于未亂也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氏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 恭也 故從君討之許既復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

則入許者公所欲也

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東鄙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同姓不能共億共給億安君臣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共叔段不能和協而使餬餬寄也其口于四方謂寄食四方出奔共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鄭大夫公孫獲也佐吾子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急去勿居許也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

鄭有繻葛憑親之心

子孫夫許大岳之亂也太岳神農之後堯天而既厭四岳也亂繼也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衛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桓公名軌惠公公子羣謀弒隱而立存位十有八年

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大丘衛地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所以易祊鄭既歸祊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

不曰以璧易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

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其垂訓之義大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 莊 盟于越 越近垂

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鄭好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君子觀于越之盟未嘗不嘆鄭之以許釋一桓也未嘗不嘆鄭之以一枋負一隱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書春王正宋督之罪

爲去聲

胡氏曰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凡亂臣賊子皆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是故華督欲弒其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奸臣之所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於太廟 取者得非其有之謂納者

父者名也 書其節而書及不失真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

不受而强致之謂

左氏曰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者儉也）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盛不鑿（黍稷曰粢不精曰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袞冕黻珽（衣也冕冠也黻韋帶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韋帶也舄以複底）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藻率鞞鞛（藻率以韋有制度）鞛鞞佩刀（鞞上飾鞛下飾）鞞琫容刀（鞞上飾琫下飾）昭其度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黼黻文章（黼若斧黑白與黑謂之黼兩已相戾）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此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假）鍚鸞和鈴昭其聲也（鍚在鑣和在衡鈴在旗動皆有鳴聲）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太廟（魯周公廟以弒逆之賂器而納於太廟以汚祖宗之盛德非禮甚矣）

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

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魯周公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於雒邑（義士伯夷之屬）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有後於魯）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僖公）于嬴（齊地）

夏齊侯衛侯（宣公名）胥命于蒲（衛地）

胡氏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魯地）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爲齊侯來乃進而會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譏非其地也

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視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拔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利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

胡氏曰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治教政刑太宰所掌而乃爲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五年天王桓使仍叔之子來聘譏世官非公選也

胡氏曰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

仍叔之子世爵糾其名也

纂案于曰仍叔可用也仍叔之子未必皆可用寵其父念其父

以衆其子是將樹恩于大臣且藐朝廷之名器耳

厲以跋反

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父故廢之也唯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中國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仍叔之子云者譏人主狥大臣私意而用子弟之弱者君公選以敗國家也

城祝丘魯地

齊將襲紀公欲助紀畏齊城此以偪之以夏則不時以襲紀則不義

秋蔡人桓衛人宣陳人侵從王伐鄭自伐鄭無功而後王命始不行

於天下

左氏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蔡衛陳伐鄭鄭禦之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言王

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爲憤怒自將以伐之乎

敗身傷猶殿而不奔祝聃從之欲追王也公曰君子不欲多出人之上況況敢陵天子乎若子不欲多出人之上況桓王爲天子敢陵犯之乎苟自救

也社稷無隕多矣。不得已而禦王志在苟免自救其國不隕墜社稷其爲幸已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莊公使祭足勞桓王且問王之左右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周制大司馬仲冬大閱教衆庶脩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爲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大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

季梁諫追楚師 附

左氏曰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楚使薳章求成于隨侯隨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楚大夫薳章求成于隨侯隨大夫董成隨地

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之成大夫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

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自侈大也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弱也師以張之請楚子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使忽楚

楚大夫曰季梁隨賢臣

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後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計毀軍以示羸弱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懲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遥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不虛稱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以欺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春夏秋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善也粟、謹敬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季梁在隨而楚不得施羸師之計甚矣國之不可無賢也

丁卯子同生、遽家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

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

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卑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卜士之吉者以負子士妻食之、士之妻爲妬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大夫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因人饋之魚名曰鯉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

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山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日、是其生也與吾同物。物類也命之曰同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胡氏曰、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爲事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

書在太山之下殺鄧在方城之外南君之好不相及也乃越國尊境來朝大惡之黨天故特貶而書爵

豹音亦

備初約魯會于桃丘

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胡氏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戒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終生之過也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儀衛侯宣鄭伯莊來戰于郎

胡氏曰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脩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仲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怒親帥其師戰於魯境尚爲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也

十有一年公子忽辭昏

左氏曰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

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
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齊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
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
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
何遂辭諸鄭伯

虞叔伐虞公 附

左氏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虞公求虞叔之玉旃之也弗獻
虞叔不肯與之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
其罪吾焉用此以貴禍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

曰是無厭也言公所求不已是無厭足之心無厭將及我必既無厭必將
殺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地名東萊曰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
吝逐
君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桓
使家父來求車遣使需索之謂求求
車非
禮也

胡氏曰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克費不至於有
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來求
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
以照臨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

按無厭當振敗亡
按王室下求示端本之誤

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後心一動莫爲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耻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秋九月鄭伯突厲公入于櫟

胡氏曰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夫削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

鄭伯別都

衆的反又

厲傳蔡仲事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冉奔蔡

棄疾未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十有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櫟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

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此錫命之始

寡君畏公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魯莊公 名同桓公嫡子母文姜所生也 夫人哀姜在位三十二年

冬十月王使榮叔 周大夫 來錫桓公命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

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 附

左氏曰、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不血食而君焉取餘不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胡氏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桓文更覇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

恒星沒而不見乃天道常經然非有變故之象衆星奔流乃諸侯放恣互相凌駕之象

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君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

秋大水無麥苗魯莊即位未幾而經書此蓋示人君當敬天而勤民也

胡氏曰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

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若莊公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

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降戶江反

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耳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師還君子是以善莊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襄公名

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徒人費賈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

左氏曰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公喪其所乘之兵車乘他車而歸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 桓公之親 請君討之管召讐也 射桓公故讐 日請受而幷心焉 鮑叔意在生得管仲故言請受而欲快意戮殺之 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 及堂阜而稅管仲之縛 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 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高敬仲 使相可也公從之

冬浚洙 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猶不足憑而況洙乎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勺魯地

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 齊桓公以魯納子糾故伐魯莊公將與齊戰 曹劌人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 言國有大事在位食祿者 又何間焉 言曹劌不必已有定謀也 劌曰肉食者鄙 所言鄙陋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

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不敢有加於舊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言盡情察獄不使有枉是能盡已之心亦忠之一端可以一戰上思利民則民思報上故可用以一戰戰則請從若與齊戰則請從行公與之乘與劇共乘兵車戰于長勺公將鼓之欲鳴鼓進兵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言今可鳴鼓而進兵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公欲馳車逐齊兵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劇下車而視齊車之轍跡又登車前之橫木而望齊師之去劇曰可矣言今可馳之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齊師三鼓勇氣已竭我所以勝齊師也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其先有伏兵乃許敗而誘我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下車而視則見其轍跡紛亂登軾而望則見其旗旆顛靡故逐之魯地

夏六月齊師桓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倫得

桓子縣貴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

卜也 梁去聲

凡志災見春秋有譴天戒恤民憫之心

一時之捷而積四隣之急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誠之也

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左氏曰宋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爲天所懲弔對宋莊公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厚命臧文仲魯大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紓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降名稱孤引咎自責之禮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已名禮稱孤其庶幾於興既而聞之曰

去聲

褒論人臣死難之義能靖節者爲見錄也

公子御說之辭也莊公之子爲此辭臧孫達卽文仲曰是宜

爲君有恤民之心

十有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閔公捷弒桓公御說立

胡氏曰君弒而大夫死于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仇牧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太宰督亦死于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于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于

讓諸侯者正也子桓忝晉權也

子糾之難。孔子比于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弒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仆牧荷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

十有三年齊侯桓宋人桓陳人宣蔡人哀邾人儀父會于北杏齊地

會是宋公邾子也。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

十有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特強凌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殲。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

殲音尖

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消陰長此惡氣之應

麋音眉

戲音域

冬多麋

麋獸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能害稼也故書

十有八年秋有戲

戲獸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之物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記之以書于冊

十有九年鄭拏兵諫附

初鄭拏强諫楚子文王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鄭南拏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君子曰鄭拏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秋公子結媵陳人宣之婦于鄄遂及齊侯桓宋公桓盟

胡氏曰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議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議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

媵音孕又音倭

此見內臣專命而拒尊春秋所深貶也

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二十有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宣公太子也

左氏曰、公子完奔齊、陳人殺太子御寇　公子完其黨也故奔齊　齊侯使爲卿、齊桓公賢之故使爲卿　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言所幸得君寬大之政　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辠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言被我不閑習於教訓而不責其罪　戾譬如負擔而得息肩於齊皆齊君恩惠所及　所獲多矣、我之受賜於君已多　敢辱高位以速官謗、不德而居高位是速召官府之謗責也　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而不敢受　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乃許敬仲辭卿而使爲掌百工之長也　飲桓公酒、桓公資之故就其家飲酒　樂公曰、公欲繼之以燭　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言臣之享君禮當卜日故日臣已卜其晝矣若夜飲則未之卜也　不敢、不敢繼之以燭　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言完辭夜飲事君之義　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言完辭夜飲得愛君之仁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　魯莊公往觀之

左氏曰、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以

此見公是舉處

穆公見殺爭辭而不

整民也。大凡行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以整齊下民故會以訓上下之則。諸侯相會所以教訓在下奉天子之法制財用之節。於會必號合諸國合出貢賦之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禮使小國朝大國所以正班爵尊卑之等義也率長幼之序。其班爵同者乃以年齒長幼爲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朝不會則以征伐而討其罪諸侯有王。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王有巡狩。天子巡狩適於諸侯曰巡狩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自朝會之外國君無所舉動也君舉必書。人君舉動史官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

能復而盛之皆非。餘其官以禮也

誇示仇人之女不正甚矣

戊寅八月大夫宗婦覿用幣。公事曰見私事曰覿

於後靡之大惡也無乃不可乎。

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言桓公有儉約之恭德而今丹其楹刻其桷是納之

左氏曰、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

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告虔也。女贄不過榛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

郭公。先儒以爲郭武見管子

惡去聲下如字

猶是用舍不斷之失

覬音冀

胡氏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夫善善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旣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目大無者舍慮不皆悶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 費川浸度調度不克有司會計歲人之多寡盈虛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書大無麥禾

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齊人者齊侯也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議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築臺于薛 魯地

胡氏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

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爲游觀之所。

厲民以自樂也。

三十有二年秋有神降于莘 附

左氏曰。惠王 周王 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監之。觀其惡也。故有待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如以甲乙日至則祭先 肥玉用蒼服用青是也 從之。內史過往。 往至莘地享神

聞虢請命。 聞虢公虐民 請神賜土田 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神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善則神就之惡則神去之 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魯閔公 名啟方莊公子九歲在位二年薨爲卜齮弒于武闈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左氏曰。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 親近 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

看得民爲神之主處

凡言救善之處

據左氏盟于落姑請復李友難去聲

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季子來歸 曰季子賢之也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爲歸公子見季子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

胡氏曰、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

冬、齊仲孫來

左氏曰、齊仲孫湫 大夫仲孫名 來省難 桓公使來省魯難 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 慶父殺子般仲孫知其作亂之心未已 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 言慶父作亂不已必將自取死 君其待之。 公姑待其自斃 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 周公之禮乃治國之禮 周禮所以本也 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不棄周公之禮則其根本猶固未可以動搖 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因重固。 魯根本猶安固當因而成就之 親有禮。 魯秉周禮能親之則是親有禮也 問攜貳。 攜離而相疑貳者乃可因而問之 覆昏亂。 昏迷而致暴亂者乃可因而覆

桓公使民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所致也 難去聲

之霸王之器也四者可用之以成霸王之業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大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

八月公子慶父出奔莒弒閔公故是爲孟氏

胡氏曰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靳政日淺其謀未可盡

經書莊公志親無復離之志便

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邪正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奸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不能以善其後矣

十有二月狄人入衛時狄人乘強邪衛二國皆受其禍

左氏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公好鶴故以大夫車而載之

有宮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則之道

將戰、將與敵人交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何謂不使鶴戰。鶴實有祿位。言鶴乘軒有大夫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澤。地名。衛師敗績。民不樂戰故爲敵人所敗。遂滅衛。

魯僖公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也

三年夏虞師晉師獻滅下陽、滅虢哥。人造意也。先書虞何。虞公貪得重賂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故以爲首惡

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言玉與馬是吾寶愛之物。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府庫也。言以璧與馬獻虞公終必滅虞而取之是猶取內

府庫之玉馬而寄之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言虞公有忠臣宮之奇必諫其君使不受璧馬以阻吾之計。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言宮之奇少時虞公養之於公宮虞公親而狎之

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先是冀嘗伐虞荀息以甘言悅虞公故托言冀國伐虞之爲不道。入自顛軨。虞境。伐鄍邑。鄍虞二門。言冀伐虞從顛軨而攻其三門入至鄍而止。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冀受病苦則亦虞強之故蓋稱虞強以悅其心。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言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伺候寇掠方之邊邑。敢請假道、以侵敝邑之南鄙。晉南

許之、且請先伐虢、不得玉馬之賂欲以媚晉也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虞將以伐虢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邑名

胡氏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閣、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盟于貫服江黃也

胡氏曰、荊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爲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者矣

虢公敗戎於桑田附

左氏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忘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年穀熟也

四年春王正月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

陘音刑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旁也声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攻止也

文許男僖曹伯昭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書伐楚者譏其專也陘楚地

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齊桓公霸諸侯楚獨恃强不服蔡楚黨也桓公不先伐楚而先侵蔡者所以治其黨也蔡潰遂伐楚楚子楚成王

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北狄相誘曰風言馬牛風逸亦不相及喻齊楚遠不相干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不度齊君之侵涉楚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公命

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女實征之女太公皆得征討其罪以夾輔周室以帥諸侯夾持輔佐我周室賜我先君

召音邵

履賜先君太公所踐履之境界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天子祭祀必用菁茅束之而灌以酒今楚不貢茅故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問也昭王南征而不復成王孫昭王南巡狩渡漢水船壞而溺死寡人是問問楚以昭王何故不復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辠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言漢水非

來盟于師嘉服義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召陵潁州縣

左氏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强弱師退屈完請盟

盟于召陵
序桓續也

故齊師退次于召陵、楚地齊侯陳列也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車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諸侯謙稱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言諸侯之附從非爲我也乃是尋我先君之好與不穀同好如何因求與楚同好則肯與同好則收楚君於同好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言齊君惠我楚國社稷之神必福齊也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君以辱故肯好諸侯之內固我楚君之所願齊侯曰以此衆諸侯之兵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安也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侷制楚侯楚國方城之山以爲城漢水漢江之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雖諸侯兵衆不能攻我城池

屈完及諸侯盟於是齊侯與屈完盟于召陵而退胡氏曰、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徵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取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塗非伯討故稱人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子曰殺世子直稱君者甚之也

胡氏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避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冡、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自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堯母命門、使奸臣逆探其意、

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地與小臣艾姬小臣艾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　附

左氏曰、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寘薪於土雜而築之不堅實也、夷吾訴之、公使讓責也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讐焉讐猶敵也、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凡無戎狄也、

凡無喪禍而憂戚者必主召憂事來相讐敵也、而築城者必召寇讐保據其城寇讐之保、今君無故而築蒲屈二城是召寇讐來保據也、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不往築城則是守官而廢君之命有不敬之罪、固讐之保不忠、言堅築其城則是爲寇讐而固其所保守有不忠之罪、失忠

脩德而固宗子是士爲本意

憲王以憲脩故將廢

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用慎三年之後君將用帥於蒲屈盖驪姬殺二公子之謀已露安用謹慎堅築其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鄙立爲之則爲固讐不忠無以事君故不多也尨貴者之裘尨茸亂貌言城不堅則爲公子所訴爲公所讓公子之謀已露安用謹慎堅築其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鄙立爲三公吾誰適從知所從及難公使時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敢逃也披以君父命來伐不敢與校勝負乃徇徇于蒲人而告之曰校者吾不校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盟而書地深予之也

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率桓師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謀安世子以安周室也

胡氏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挾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祚是爲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

鄭伯逃歸不盟

胡氏曰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而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

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逆之者亦變之中也

冬晉人執虞公 晉獻公

左氏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心無厭不可開啟寇不可翫晉兵而寇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一假道滅虢下陽已爲虞有矣而可再假之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輔頰也車牙車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

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后可以見棄義趁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也言輔與車相依脣亡則齒寒其虞虢之謂也虢爲表如口之脣虞爲裏如口之齒公曰晉吾宗也宗姓之國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伯仲仰雍

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不從從父命俱逐國而奔吳故王季立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言虞虢皆與晉同宗今晉尚不愛虢而欲滅之豈以虞爲愛不害乎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叔莊伯之子孫皆獻公會祖父虞爲同宗而已其愛之也獻公其愛之乎桓叔之黨不但若虞猶不愛之其肯愛虞公乎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偪乎言獻公所以盡殺之者懼其族盛大偪害晉國也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

以國乎（況虞有一國之利）獻公何肯相容、

據我對曰（公曰吾享祀豐潔）臣聞之鬼神（神必非實親近乎人惟有德者乃依據之）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鬼神茫昧）又曰黍稷非馨（設以二人俱以）又曰民不易物（物祭不必改易其物其乃是物其一人無德雖有物神不享也）惟德緊物（設以二人俱以）德民不和（人有德緊此）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虞祀能以明德薦馨香則虞國社稷山川之神必以晉有德而享其祀不吐之也豈必據虞公之享祀乎）神其吐之乎（設使晉伐虞取其土地而晉脩）弗聽（臧終祭眾神之名）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百神之名）

在此行也（言此滅虢之行）晉不更舉矣（晉不更舉兵矣）丙子晉滅虢師還館于虞（自伐鄭只是志其去國逾時之久重在民命非貪桓地）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曹伯（昭）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築地）

秋楚人（成）圍許（僖）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齊自召陵之師（師）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

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

七年秋盟于甯母　地名母音無　謀鄭故也　鄭猶未服故謀伐之

左氏曰管仲言於齊侯　桓公　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　桓公　從其言乃脩禮以待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諸侯所掌貢賦之官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之物以貢於天子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諸侯之會　鄭文公猶未背親自乞盟言鄭所以違齊侯命令姑使太子華聽命於諸侯之會言於齊侯曰　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　鄭文公猶未背親自乞盟言鄭所以違齊侯命令者三族實使之然也　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　言君能去此三族以與我鄭國講和則我

卑鄭國以事齊如齊封內之臣蓋子華欲乘間以篡位也　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君始以禮信會合諸侯而終以子華奸邪之謀則諸侯之合者離矣　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　爲子而不犯父之命是之謂禮　守命共時之謂信　守父命共時事是之謂信　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　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也　從之不亦可乎　從子華之言而得一國有何不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　文以訓辭責其外盟之罪　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　若從子華之請是領其罪

人以之鄭有辭矣鄭國謂我受其奸人反以大義責我何懼則不復畏懼我齊矣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用子華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也雖復齊之史官爲國隱諱不書其事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君但勿從子華之請則鄭人將感齊之德必受盟矣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處心於此必將不免於罪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譬僭不勝書因致夫人而書則其不當禘而禘之矣自見矣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於是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

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天子之爲政者也葵丘齊地在陳留縣東一夜棠之會九）

左氏曰夏會于葵丘尊王命也

（周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王使賜以胙肉蓋尊之比於二王後也）曰天子有事于文武（後命）使孔賜伯舅胙（時桓公九命作伯故稱以伯舅）齊侯將下拜（將下階而拜謝天子之賜）孔曰且有後命（孔止之言天子猶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既進一級故令無下階拜謝）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寵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言我恐得罪于天使我顛墜于下適足以貽天子之羞）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言我恐得罪于天使我顛墜于下適足以貽天子之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氏曰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晉大夫）傅奚齊（言奚齊幼賤與諸孤懸藐）曰以是藐諸孤（言奚齊幼賤與諸孤懸藐）辱在公疾召之（召荀息）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屈辱荀息使保護之）其若之何（荀息）稽首而對曰臣竭其（幸而成事）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幸而成事）君之靈（威靈）也不（不幸而遇害）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

之利知無不爲忠也征送謂獻公死事居奚齊耦俱無猜送死事兩無疑根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里克忿驪姬之讒傷申生之死欲納重耳故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謂申生重耳夷吾將作秦晉輔之秦人輔之于外晉人輔之于內子將何如言奚齊必不免女將何以處之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言雖死何補於事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言以一死許獻公豈可以君死而變其說能欲復踐也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謂里克欲盡忠於申生重耳誰不如我盡忠於奚齊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我許君以死而欲不變前言亦豈能止女勿忠於申生乎

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獻公喪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獻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撥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

致戚夫人之爲人彘者

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胡氏曰驪姬欲弑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君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使克明於君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携其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共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苟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十有一年冬楚人伐黃

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

公既與盟而又不能救也

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

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

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

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地

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異物之反常爲異使人恐懼脩省之意也。

此見惠公之背施幸災處

秦饑使告糴于晉 附

秦晉大夫

左氏曰、晉人弗與、背秦之施無親、背秦之施是無親也幸災不仁、幸隣之災是不仁也貪愛不祥、貪惜已物不以救災是不祥也怒隣不義、背隣施幸災取怒隣國是不義也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先是惠公許以五城賂秦既而背之故虢射以皮喻城以毛喻粟言既背秦施其怨已深雖與之粟猶皮已不存無所施於毛也慶鄭曰棄信背隣、患孰恤之。言棄許城之信而背隣國之施則國家有患民將棄之而不恤也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此皆

事埋之必然者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奉怨我已深雖與之粟怨是資寇以糧也不若勿與秦粟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況怨敵乎背施無親幸災不仁雖吾民亦棄之以此待平日相親近之國猶足致讐怨況素爲怨敵如秦者乎弗聽終不與之粟退曰君其悔是哉言吾君必悔之矣

十一月壬戌晉侯惠及秦伯穆戰于韓獲晉侯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隣而怨秦伯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鳥名胡氏曰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此宋異也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

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之始胡氏曰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

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
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攘夷狄而封之使衛國
未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
伐其喪亦太甚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
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爲尤先書狄救齊以著
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

十九年秋宋人圍曹

胡氏曰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執嬰
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
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
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
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經書襄公不越數
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
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

梁亡　梁嬴姓伯爵伯翳之後

胡氏曰古者諸侯朝脩其禁令畫攻其國職夕省
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后即安故克勤
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

春秋之作所以明微也

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彊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二年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宋商之後故云天棄商君將興（公孫固卿子魚也）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宋商之後故云天棄商君將興之言君將圖霸是欲興復商也弗可救也已恐違天意不爲天所救弗聽宋與楚戰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宋兵列陣已定楚人未既濟楚兵尚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不可逆人于險既濟而未成列楚兵盡渡水而列陣未成又以告公曰不可不肯擊其不成列也師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襄公傷足門官殲焉守門之官師行則在君左右盡爲楚人所殺矣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敵人被傷者君子不忍再傷之不禽二毛敵人頭黑白半者君子不忍禽之古之爲軍也古人用兵之道不以阻隘也不迫人於險以求勝

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監而不列天贊我也勍敵厄於險監而不成陣此天助我以取勝之機會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迫於險阻擊鼓而伐之何不可之有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言楚兵與我競者皆欲殺害我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言雖得老人猶將禽之何有不恐於二毛之人乎明恥教戰求殺敵也謂教戰之法明設刑戮以恥不勇之人盡所以求殺敵人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敵人被傷未死猶能害我安得不再傷之乎若愛重傷則如勿傷設若不忍再傷人則不如本不傷之也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設若不忍禽二毛之人則不如早服從之何須與戰三軍以利用也凡行三軍之事所以佐士氣之聲氣利而動也金鼓以聲氣也兵以鼓進盛致志鼓聲之盛以致三軍勇戰之志鼓儳可也進敵人之監以利吾國可也聲而伐之可也雖當其儳巖未整陣之時擊鼓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文公重耳立

左氏曰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亡人謂公子重耳期期上作如字下期一年也而不至無赦孤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孤突不召二子歸晉懷公執孤突曰子來則免言召二子歸則不殺汝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

也策名委贽貳乃辟也有貳心則加之罪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言孤毛孤偃名書於重耳之策非一年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設若我召之歸是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若乃淫縱其刑以逞所欲則誰不可加以罪而殺之臣聞命矣乃殺之不肯召二子故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是孤突無罪而被殺故也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言已大明則民悅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難以服人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晉國之民皆不見君之德但聞有無辜而被殺則而書出之以爲后戒

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氏曰王將以狄伐鄭富辰周大夫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管蔡之不咸周公傷二叔疏其親戚不能同心以至滅亡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封兄弟建諸侯以翰蔽周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此十六國者皆文王之子所封也文王於周爲穆穆生昭故曰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此四國者皆武王之子昭昭生穆故曰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者蔡周公之胤也不言周厲王之後召穆公名虎昭穆者周公不敢繼文王之後

鄭人伐滑王爲滑請鄭不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納狄人立其女隗氏爲后及太叔帶遂于隗氏王絀狄女頹叔佞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

王遣鄭厲
爭祀

王宣王
時卿士 思周德之不類、厲王之時周道衰微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弟之恩鉄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 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華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 鄭與周同姓是懿親也今欲伐之是棄其親也 其若之何庸勳親親 用其有功親其親族 昵近尊賢 親其道路近者尊其有賢行者 德之大者也 卽鄭從昵 卽其耳鄭者從其目昵者 與 頑用鬫 與其心頑者用其口鬫者 奸之大者也 棄德崇奸禍之大者也 鄭有平惠之勳 平王東遷晉鄭爲依 惠王出奔鄭復納之是其勳也 又有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乃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是周親也 棄嬖寵 謂殺申侯 而用三良 謂叔詹堵叔師叔爲政是其賢也 於諸姬爲近 諸姬姓國惟鄭去周甚近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 目不別五色之章爲瞑 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 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鬫 狄皆則之四姦具矣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 以同姓諸侯爲周屏蔽 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旣衰於是乎又渝周召 以鄭之親而伐之是變以從諸姦

晉資突厥之兵以伐隨而世有戎狄之稱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犒賽之厚

以狄之姦而崇之是從諸姦 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故曰民未忘禍 王又興之 今王用狄伐鄭是興禍也 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齊之兵忿而非義矣也展禽卿有辭矣

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左氏曰齊孝公 桓公子 伐我北鄙 孝公欲爲盟主怒魯公自爲盟故伐之 公使展喜 魯大夫 犒師使受命于展禽 柳下惠 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 往從而勞 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在下之小人則知畏在上之君子則不畏 齊侯曰

特先王之命一語便見王制之不可犯

室如懸罄 居室而資糧懸盡 野無青草 在野又無疏食之物 何恃而不恐對曰恃 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 有不和會盟伐之 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諸侯有闕失者相與彌縫之諸侯有災患者相與正救之 也欲昭顯太公之舊職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言魯特子孫無相害之盟故不復聚衆而保守 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 魯人咸曰豈有齊君嗣桓公九年而遽皆棄先王之命廢太公

之職將如先君桓公何君必不然特此以不恐魯之君子恃此以不恐

齊侯乃還孝公聞義而退乃還師

二十七年晉文圖伯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文公入晉有圖霸之志遂教民兵戎二年欲用之用之戰

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言民未知尊君親上之義必苟且爲生而易散於是乎出定襄王納襄王以示入務利民入國而務爲利益民之事民懷生矣民皆懷戀君事君之義處不復苟且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言民未知不食其言之信未明於見用之道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持三日糧退三十里以示之信民易資者

不求豐焉謂以貨物相貿易者不求過本價明徵其辭契券要約皆分明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貴賤之禮則恭敬之心不生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治兵晉地以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作王爵秩之官以正其尊卑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民知義信禮則聽上之命無所疑惑用民爲兵以侵曹伐衛也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又使子玉去宋所謂楚救曹衛則齊宋免此也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與楚由晉侯之能教民故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氏曰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

衛已請盟不宜拒而執之

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或曰曹衛背華卽夷於是乎致武奚爲不可曰楚人樓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軍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循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恐乃克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恐於衮暨里皃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

二月丙午晉侯入曹　共執曹伯畀宋人　畀與也畀宋怒楚使戰也

舉稱入速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

古者覿文匪武脩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曹伯蘧蒢者未卹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脩詞命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謁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

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衛地

胡氏曰荊楚恃彊憑陵諸夏滅黃而伯主不能禁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

是時晉師遷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得臣亡有罪矣

會者不敢爭。今文逼齊圍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必書名衛侯不名著文公之罪也

胡氏曰。文公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荊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鑒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鑒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　踐土鄭地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

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
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晉侯會諸侯于温召王就會以會温諸侯朝于
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
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胡氏曰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
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脩故民不勞其
供給調度可以預脩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
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

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爲王諱又爲晉解之

三十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鄭衛侯名也

胡氏曰衛侯出奔於楚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
土地矣何以名之乎不名者責文公之以小怨妨
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古者天
下爲公選賢與能不以爲異況於戚屬豈有疑問
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
恐公族之軋已至羅網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
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
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

再書其名、爲後世戒、

三十年晉人文秦人穆圍鄭於是秦伯私與鄭盟戍鄭而去之晉秦之怨自此始

左氏曰、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出亡過鄭鄭不禮焉禮之且貳於楚也鄭伯雖受曹盟之猶有貳心於楚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燭之武辭不肯行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燭之武許出見秦君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煩秦圍而取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越晉欲取鄭以爲秦之遠鄙秦君必自知其難以保守也焉用亡鄭以倍隣何必亡鄭隣之厚君之薄也晉之土地增之而厚則秦之土地必漸削矣若舍鄭以爲東道主鄭在東故言東道主人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謂秦之使者往來東道供其舍館資糧之缺乏君亦無所害君嘗爲晉君賜矣言前此晉惠公曾許許君焦瑕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言前此晉惠公曾許許賂秦穆公求納而久設版焉惠公朝濟河其夕即設版築以守二城言背秦之速也君之所知也惠公背秦之事、乃穆公所素知夫晉何

胡氏曰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憤動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壯利爲向背從燭武之言不以義舉退而二國結釁連兵秦晉原野自此始矣

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彼既滅鄭以闢其東方之封疆又欲
而秦在晉之西又大其西方之封疆
則將何取之以肆其西封闢秦
若不闢秦將焉取之言晉若不滅秦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晉文公不肯
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秦不同心而誤
與之同伐鄭乃是不知也以亂易整不武二國整師而來反亂
以相攻擊是不武也
吾其還也亦去之晉師亦去鄭
三十三年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殽地在弘
農澠池縣
左氏曰秦師東伐鄭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

晉秦七十二年之爭始於殽而終於十三國之爭

勤民天奉我也貪於得鄭以勞殄其民此乃天與我以勝秦機會秦不可
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
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言秦穆有納
文公之施晉
尚未報又伐其師
非不死其君之意
吊之而伐吾同姓先軫曰秦不哀吾喪文公卒而秦無哀
心鄭與晉同姓而
秦反與兵伐之秦則無禮何施
之爲前日之施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
何足爲
及子孫可謂死君乎爲子孫除數世之患此
乃所以不死其君者也遂發
命遽興姜戎遂發令起姜戎之兵以同伐秦師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執秦之三帥文嬴請三

按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功善其詞恕春秋倫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

帥、文嬴晉文公之女請于襄公求免三帥。日彼三帥實搆吾二君。秦晉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我秦君恨此三人者雖食其肉猶不以爲足。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襄公從其請而釋秦三帥。先軫朝、朝襄公問秦囚、問襄公所何罪。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武夫盡力于戰而執之原野之間婦人暫而免諸國而墮軍實而長寇讐。墮晉國之軍而長秦之寇讐不顧襄公而唾。唾無禮之甚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陽處父乃解所乘左驂之馬詐稱襄公之命以馬賜之欲使孟明還拜謝囚而執之也。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不殺囚纍之臣以血塗軍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我秦君治我喪師之罪而刑戮之則身雖死而感晉君之恩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若賴晉君之惠而使得免於戮三年之後必來謝晉君之賜言將報伐晉也。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言我違蹇叔之言致汝二三子以囚辱於晉而使之取敗。孤之過也大夫何罪。言三帥非三帥之罪且吾不以一告掩大德。言三帥雖有一敗之過而我亦不以掩其終身之善也

盡陰惡乎微慮患乎早之意

秋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胡氏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何爲記隕霜不殺草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

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魯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哀姜在位十八年毛伯毛國伯爵爲王卿士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惡則有錫。黼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黼冕圭璧然後歸是也。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黃。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也。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

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禮器有云臧文仲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弗止也躋踐西反升也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

胡氏曰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于大廟升僖于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之宜焉

公子遂如齊納幣

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要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誠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

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

三年秦人伐晉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士卒以必死之意取王官及郩王官及郩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敬之敗已久矣不以孟明敗軍而終始信盡理藏其慝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用之故能成而功君子是以知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不以小惡而棄其善與人之一也不以終始而有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不以敗事而生懈怠之心能懼思也能因恐懼而有思慮之益子

秦伯用孟明增脩德政重施於民諸成予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

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敢乎

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如孟明之賢能舉善也遂薦於穆公而用之

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奏

穆有焉言秦穆用人不棄小善則采蘩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

明有焉言孟明事君不辭如仲山甫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

有焉言子桑舉善能爲秦子孫之燕翼也

胡氏曰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遣蹇叔之言其名爲

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

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

名爲忿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

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爲艮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

繡衣之褻白華之咏四鼃奪嫡千古名分之玷其防

合戶暗反鼃音奉

稱斯師也何義哉

四年冬夫人風氏薨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非所以正名分也

胡氏曰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

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

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

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

也春秋記成風卒葬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曰含車馬曰賵音奉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

榮叔周大夫榮采地

遇剛則折必然之理

胡氏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由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而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故特不稱天以譴之也

晉陽處父聘于衛。徵服晉而請成故使陽處父聘之

左氏曰陽處父聘于衛反遇寧嬴從之寧嬴逆旅大夫也悅處父之爲人而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問何故飯從又還嬴曰以剛處父爲人性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於用剛而乏沈潛之意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猶且也寒暑相順不用純剛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木有華而不結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我所懼者以其華而不實故不獲其利而離其難又剛以犯人必取禍難我必爲其所累是以去之明年晉果殺陽處

射人聲或作夜

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姑射曷爲出奔狄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唅音谷
朝音潮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朔也因月之盈虧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脩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

七年郤缺進言趙宣子附

左氏曰晉郤缺進言於趙宣子曰時宣子爲政故郤缺言之曰趙衰言往日衰國與晉不衛不睦故取其地言和睦故伐衛取戚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此下釋書之意謂九功惟叙則其德皆可歌所以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在上爲政無禮則民不服故不樂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謂衛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胡氏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而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

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稱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

十二年冬戊午晉人（靈）秦人（康）戰于河曲（晉河東地）

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命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

此輕重之權衡也

聞義能改故爲之諱而稱人蓄側其文

十有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次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八百乘納之

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季文子宋父魯大夫）

十有六年公四不視朔

公羊子以爲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文公厭政。倫見於經。事神治民之急也。久矣。

十有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季文子論出莒僕

左氏曰。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時國人皆怨紀

公故僕因衆以其寶玉來奔。奔魯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宣公出令謂今日即受莒僕之邑蓋宣公本是篡國之人故氣焰如此

入也。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逆。季文子使司寇逐出莒僕於魯之境外而言今日即出莒僕於境也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

納莒僕而欲立其權。未有所屬而欲納莒僕而又封之是國務臣之當爭也文子托去惡之名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以嘗試宣公意此亦竊權之始也

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求克伏文子以對故稱其名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日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事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法則也以此觀人順此則者爲吉德逆此則者爲凶德。德以處事。既無失德乃能斷制事宜事以度功。既爲其事必度量功勳之有成。功以食民。事功既成所以養飼下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賊害乎法掩賊爲藏。隱藏罪人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主爲藏匿罪人之名頼姦之用。特頼邪人姦盜之用爲大凶。德有常

無赦。在九刑不忘。言此誓命載在九刑之書終不遺忘以諷宣公容納昔僕爲王藏受其寶玉爲賴姦也。行父還觀昔僕。莫可則也。言文子周旋觀省昔僕之一身所行無一可法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

夫昔僕則其孝敬。則弒其君父矣。言昔僕之爲人將取法其孝敬但見其弒君父而不孝不敬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將取法其忠信但見其竊寶玉而不忠不信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盜器爲姦之兆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保其人利其物是以訓我有主藏之名

則昏。民無則焉。以周公之訓而則此昔僕昏德不之人無一事可以爲民之則

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僕所行無一自居於孝敬忠信之善而盜賊姦有之皆凶德也所以逐去之

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盡也肅敬共

端莊懿美宣通慈愛出於心惠愛及於物和中節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言世世成其美德不墜前人之名譽舜舉之帝鴻氏黃帝有不才子。掩義隱賊。有義之人則隱之而不用賊害之人則隱庇之好行凶德。盜賊藏奸爲凶德而皆好行之天下之民謂之渾敦。驩兜少皞金天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謂信不足行而毀壞之謂忠謂無益而廢棄之崇飾惡言。以惡言爲善反導崇

文子自比於舜何其妄也

而傲飾之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共工顓頊氏有不才子傲很明德傲慢很戾以害明德之人以亂天常拂亂天下之理之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鯀縉雲氏有不才子侵欲崇侈貪食甚過貪財甚則侈心高聚斂貨財克積富貴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此四凶也世濟其惡舜去之是以堯崩而天下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徵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八愷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去四凶之功舜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僕於戾乎

春秋疏義統宗一卷終

春秋經宗